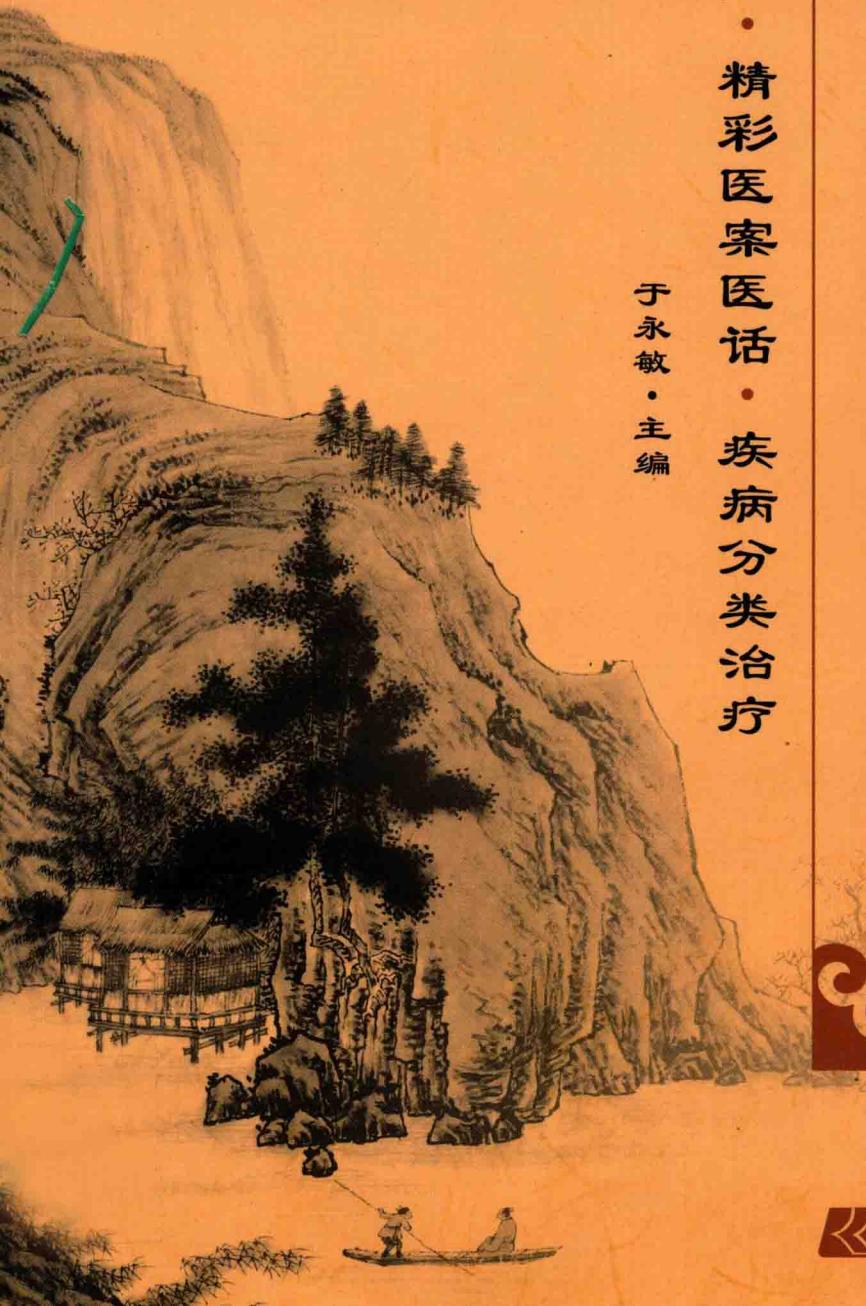




赠光盘



张氏临证处方 · 精彩医案医话 · 疾病分类治疗

于永敏 · 主编

张锡纯临证处方

《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选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LIAO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赠光盘)

张锡纯临证处方

——《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选

于永敏 主编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沈阳·

主 编 于永敏
副 主 编 孙振武 于永铎
编写人员 李献红 杨 莉 金星玉 陈 微 于金霞 于 丹
于 阳 于 凯 蔡秋光 于永昌 徐连荣 于光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锡纯临证处方：《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选 / 于永敏主编.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381-7788-6

I. ①张… II. ①于… III. ①《医学衷中参西录方
书》一方书—汇编 IV. ①R2-52②R28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7382 号

出版发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84mm × 260mm

印 张：15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1 ~ 3000

出版时间：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寿亚荷

封面设计：翰鼎文化 / 达达

版式设计：袁 舒

责任校对：李 霞

书 号：ISBN 978-7-5381-7788-6

定 价：40.00 元 (赠光盘)

联系电话：024-23284370
邮购热线：024-23284502
E-mail:dlgzs@mail.lnpgc.com.cn
<http://www.lnkj.com.cn>
本书网址：www.lnkj.cn/uri.sh/7788

前 言

张锡纯，字寿甫，生于 1860 年，卒于 1933 年秋，享年 74 岁。原籍山东诸城，生活在清末民国年间，为河北盐山县人。出生于儒医世家，幼年时从其父丹亭读经书、写诗、习举子业。及稍长，遵父命改习方书，上自《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各家医书无不博览。至壮年淡于科举，受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接触西洋医学，遂潜心钻研医学 10 余年。偶为人诊治，则得心应手，挽回沉疴，医名渐传，誉满海内，成为我国近代著名医学家，中西医汇通派杰出代表人物。

1918 年仲秋，张锡纯“应奉天（今沈阳）军政两届之聘”，在大东关大十字街开办立达中医院，任院长。院内设有内、外、妇幼、针灸科，有床位百余张，医生、护士 20 余人，堪称“开中医设院，治病风气之先河”，成为我国近代第一家中医院。时有三省各政界高官名流、百姓患疑难杂症病人慕名求诊治，经张氏治疗后，方能妙手回春。由于他的高明医术，声名显赫，我省各地名医纷纷来沈与之交往，切磋医术，拜师学艺多达数十人，深受其衣钵，影响颇深，陆续在《奉天医学研究会刊》发表许多文章。后张氏也被《奉天医学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奉天同善堂医学校讲师。他在沈阳业医长达 7 年之余，“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其屡试屡效者，适得大衍之倍数。”“方后缀以诠释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初出版于奉天（今沈阳）”，我省医家名流为之题词，作序，称之为“至贵至宝救命书”、“妙药功参造化功，万里相延来塞外，活人事业遍辽东”。该书后由奉天章福记书局多次刊印，畅销海内外，赞其为我国近代中医界“第一可读之书”。

我国近代医学界，为什么对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这样重视和推崇呢？我想其主要原因是张锡纯为中国医药学与西洋医学结合开创了历史先河，且进行了大胆尝试，建立了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所列处方全系临床体验所得，而后世用之屡试屡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临床医学理论基础。尤其是对现代中医药临床与西医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故近、现代许多医家对该书进行了整理研究并不断完善，其势头依然是风起云涌，兴趣不衰，自始该书出版多达 10 余次，最终刊印完整到 30 卷，逾百余万字。它囊括了张氏一生研究祖国医学的心血结晶，也包含了诸多医家、社会名流、亲朋好友对他的评价，堪称“医界一代伟人”，实为不过。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张锡纯及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已经是尽善尽美了。我们要强调的是，它的科学价值和对后世中西医结合的引导意义远远超出其临床治病范畴。同时也应该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张氏对于西医解剖、生理、西药理论的认识与研究难免有片面和肤浅，尤其是用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对比解释，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也夹杂了一些不当的内容，希望读者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对待，认真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择善而从，吸收精华，弃其糟粕。

为此，我们应广大读者要求，整理编写了《张锡纯临证处方——〈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选》。本书将《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治疗各种疾病的处方汇集一起，含张氏所创 160 余方，包括治阴虚劳热方、治喘息方、治阳虚方、治心病方、治肺病方、治消渴方、治癃闭方等 30 余种病症方剂。对每方都设有方药组成、主治证、服法、方解、论证施治、论述、病案例、按语等，间或参有医理医论。配有光盘，光盘中内容丰富，含疾病处方篇、中药应用篇、西药应用篇和专病论述篇等。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点校、整理、重新编排体例工作中，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 年 7 月于沈阳馨村堂

凡 例

一、是书均经后人整编，各版本体例不一，内容互有多寡，总计分为8期，30卷。此次校勘、整理是综合各种版本优点，相互斟酌，择善而从。目的是以方代药、医案、专病论述，统一格式编排，为方便临床参考使用作一尝试。

二、是书打破了原有按期、卷、讲义式的分类，重新组织编排，本册为临证处方验案卷。体例基本上按照方药组成、主治证、服法、方解、论述、病案例、按语的顺序排列，力求眉目清楚，条分缕析，以利阅读。

三、是书原有的方名保留，无方名按病名称谓。此次整理“除古方数首之外，其余160余方”皆系张氏所创。

四、是书此次整理，虽然编排上有的段节予以改动，但是为了忠于史料，保持原貌，对每一方剂名下都予以注明出处。如“资生汤”下标注《前三期合编第一卷》，已备查找。

五、是书此次整理，尽其所同，按病归类，使读者阅读方便。对于重复章节内容，如《前三期合编第五卷》小青龙汤解中“审证施治”七条和病案例，与《第五期第五卷》小青龙汤治外感痰喘之经过及变通法一文内容完全相同，故予以删除。

六、是书系多次刊印出版，其中误字、错字、句读不准、颠倒情况多有发生，予以径改。如《前三期合编第三卷》“得骗白证甚剧”中的“骗”字，直接改为“便”字；又《第二卷》化瘀理膈丹，病案中“纳头袴中”的“袴”字，径改为“胯”字。还有治喘息病案中，“胸次郁结”的“次”字，径改为“部”字。另将某些不甚规范的中药药名直接改正，如“黄耆”改为“黄芪”，“鸭蛋子”改为“鸦胆子”。以此类推，不一一赘述。

七、是书中药剂量按原方不变，而西药剂量当时用的“几瓦”，原书凡例也有计算与今之剂量不好折算，故建议读者应用时，按当今处方剂量服药为准。

目 录

治阴虚劳热方	1
资生汤 /1 十全育真汤 /2 醍泉饮 /6 一味薯蓣饮 /8 参麦汤 /8 珠玉二宝粥 /11	
沃雪汤 /11 水晶桃 /11 既济汤 /12 来复汤 /13 镇摄汤 /14	
治虚劳证宜慎防汗脱说 /14	
治喘息方	16
参赭镇气汤 /16 薯蓣纳气汤 /18 滋培汤 /18 治喘证方（初夏喘证） /20	
治喘证方（孟冬喘证） /20 论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所治之喘证 /20	
治阳虚方	21
敦复汤 /21 论肾弱不能作强治法 /22 论治梦遗法 /23	
治心病方	24
定心汤 /24 安魂汤 /26 论心病治法 /26	
治肺病方	29
黄芪膏 /29 清金益气汤 /29 清金解毒汤 /30 安肺宁嗽丸 /30 清凉华盖饮 /31	
离中丹 /32 论肺病治法 /33 治肺病便方 /35	
治呕吐方	37
镇逆汤 /37 薯蓣半夏粥 /37	
治膈食方	38
参赭培气汤 /38 论胃病噎膈（即胃癌）治法及反胃治法 /39	
治吐衄方	43
寒降汤 /43 温降汤 /45 清降汤 /45 保元寒降汤 /45 保元清降汤 /46 秘红丹 /46	
二鲜饮 /47 三鲜饮 /47 化血丹 /47 补络补管汤 /48 化瘀理膈丹 /51	
治消渴方	52
玉液汤 /52 滋脾饮 /53	
治癰闭方	55
宣阳汤 /55 济阴汤 /55 白茅根汤 /56 温通汤 /57 加味苓桂术甘汤 /57	
寒通汤 /58 升麻黄芪汤 /58 鸡胫汤 /60 鸡胫茅根汤 /61	
治黄疸方	62
硝石矾石散方 /62 论黄疸有内伤外感及内伤外感之兼证并详治法 /63	
徐伯英论审定硝石矾石散 /65	
治淋浊方	66
理血汤 /66 膏淋汤 /67 气淋汤 /68 劳淋汤 /68 砂淋丸 /68 寒淋汤 /69	
秘真丸 /69 毒淋汤 /69 清毒二仙丹 /69 鲜小蓟根汤 /69 朱砂骨湃波丸 /70	
澄化汤 /70 清肾汤 /70 舒和汤 /71	

治痢方	72			
化滞汤 /72	燮理汤 /72	解毒生化丹 /73	天水涤肠汤 /74	通变白头翁汤 /74
三宝粥 /75	通变白虎加人参汤 /76			
治燥结方	81			
硝菔通结汤 /81	赭遂攻结汤 /81	通结用葱白熨法 /82		
治泄泻方	84			
益脾饼 /84	扶中汤 /84	薯蓣粥 /84	薯蓣鸡子黄粥 /85	薯蓣芣苢汤 /86
加味天水散 /86	加味四神丸 /86	坎中丹 /87		
治痰饮方	88			
理饮汤 /88	答台湾严坤荣代友问痰饮治法 /89	理痰汤 /90	龙蚝理痰汤 /91	
健脾化痰丸 /91	期颐饼 /92	治痰点天突穴法 /93	明矾汤 /93	
治癫痫方	95			
荡痰汤 /95	荡痰加甘遂汤 /95	调气养神汤 /96		
治大气下陷方	97			
升陷汤 /97	回阳升陷汤 /107	理郁升陷汤 /108	醒脾升陷汤 /108	论结胸治法 /110
治气血郁滞肢体疼痛方	112			
升降汤 /112	培脾舒肝汤 /112	金铃泻肝汤 /113	活络效灵丹 /113	
活络祛寒汤 /115	健运汤 /115	振中汤 /115	曲直汤 /115	
热性关节肿疼用阿司匹林法 /117				
治伤寒方	120			
麻黄加知母汤 /120	加味桂枝代粥汤 /121	小青龙汤解 /123		
用小青龙汤治外感痰喘之经过及变通之法 /127	从龙汤 /129	馏水石膏饮 /130		
葛根芩连汤解 /130	小柴胡汤解 /131	通变大柴胡汤 /135		
加味越婢加半夏汤 /136	治伤寒传腑之重证方 /136			
治温病方	138			
清解汤 /138	凉解汤 /139	寒解汤 /140	石膏阿司匹林汤 /142	和解汤 /142
宣解汤 /142	滋阴宣解汤 /142	滋阴清燥汤 /143	滋阴固下汤 /144	
犹龙汤 /144	温病遗方 /145			
治伤寒温病同用方	148			
仙露汤 /148	石膏粳米汤 /158	镇逆白虎汤 /158	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 /159	
宁嗽定喘饮 /164	荡胸汤 /165	一味莱菔子汤 /166	镇逆承气汤 /166	
治瘟疫瘟疹方	168			
青孟汤 /168	护心至宝丹 /172	清疹汤 /172	治大头瘟证方 /174	
治疟疾方	175			
加味小柴胡汤 /175				
治霍乱方	177			
急救回生丹 /177	卫生防疫宝丹 /178	急救回阳汤 /178		

治内外中风方	181
搜风汤 /181 熄风汤 /181 逐风汤 /182 加味黄芪五物汤 /182	
加味玉屏风散 /183 镇肝熄风汤 /183 加味补血汤 /187	
治小儿风证方	189
定风丹 /189 镇风汤 /189	
治痫风方	192
加味磁朱丸 /192 通变黑锡丹 /192 一味铁养汤 /193	
治肢体痿废方	194
补偏汤 /194 振颓汤 /196 振颓丸 /196 姜胶膏 /197 逐风通痹汤 /197	
论肢体痿废之原因及治法 /198	
治女科方	201
玉烛汤 /201 理冲汤 /202 理冲丸 /203 安冲汤 /205 固冲汤 /206 温冲汤 /206	
清带汤 /207 加味麦门冬汤 /208 寿胎丸 /209 安胃饮 /209 大顺汤 /210	
和血熄风汤 /211 滋阴清胃汤 /212 滋乳汤 /212 消乳汤 /212	
升肝舒郁汤 /213 资生通脉汤 /213	
治眼科方	215
蒲公英汤 /215 磨翳水 /215 磨翳散 /215 明目硼硝水 /216 清脑黄连膏 /216	
益瞳丸 /216 羊肝猪胆丸 /216 论目疾由于脑充血者治法 /217	
论目疾由于伏气化热者治法 /218	
治咽喉方	219
咀华清喉丹 /219 论喉证治法 /220 详论咽喉证治法 /221	
阅刘华封氏烂喉痧证治辨异书后 /225	
治牙疳方	227
古方马乳饮 /227 敷牙疳散药方 /227 牙疳敷藤黄法 /227 自述治愈牙疼之经过 /228	
治疮科方	229
消瘰丸 /229 消瘰膏 /229 化腐生肌散 /230 内托生肌散 /230 洗髓丹 /231	
论治癰 /232	

治阴虚劳热方

资生汤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方药组成：生山药一两 玄参五钱 白术三钱 生鸡内金一钱 捣碎 牛蒡子三钱 炒熟 热甚者，加生地黄五六钱。

主治证：治劳瘵羸弱已甚，饮食减少，喘促咳嗽，身热脉虚数者。亦治女子血枯不月。

方解：此汤用白术（底卒作术，因该药产浙江于潜者佳，故名）以健脾之阳，脾土健壮，自能助胃。山药以滋胃之阴，胃汁充足，自能纳食（胃化食赖有酸汁）。特是脾为统血之脏，《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谓“血生脾”，盖谓脾系血液结成，故中多函血。西人亦谓脾中多回血管为血荟萃之所。此证因心思拂郁，心血不能调畅，脾中血管遂多闭塞，或如烂炙，或成丝膜，此脾病之由。而脾与胃相助为理，一气贯通，脏病不能助腑，亦即胃不能纳食之由也。鸡内金为鸡之脾胃，中有瓷、石、铜、铁，皆能消化，其善化有形郁积可知。且其性甚和平，兼有以脾胃补脾胃之妙。故能助健补脾胃之药，特立奇功，迥非他药所能及也。方中以此三味为不可挪移之品。玄参《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谓其微寒，善治女子产乳余疾，且其味甘胜于苦，不至寒凉伤脾胃可知，故用之以去上焦之浮热，即以退周身之烧热；且其色黑多液，《本经》又谓能补肾气，故以治劳瘵之阴虚者尤宜也。牛蒡子体滑气香，能润肺又能利肺，与山药、玄参并用，大能止嗽定喘，以成安肺之功，故加之以为佐使也。

地黄生用，其凉血退热之功，诚优于玄参。西人谓其中含铁质，人之血中，又实有铁锈（元素）。地黄之善退热者，不但以其能凉血滋阴，实有以铁补铁之妙，使血液充足，而蒸热自退也。又劳瘵之热，大抵因真阴亏损，相火不能潜藏。夫相火生于水脏之命门穴，为阴中之火，方书谓之雷龙之火，犹两间之电气也，电之性喜缘铁传递，为地黄含有铁质，故又善引相火下行，安其故宅。《本经》列之上品，洵良药也。然必烧热过甚而始加之者，以此方原以健补脾胃为主，地黄虽系生用，经水火煎熬，其汁浆仍然黏泥，恐于脾胃有不宜也。至热甚者，其脾胃必不思饮食，用地黄退其热，则饮食可进，而转有辅助脾胃之效。

生山药，即坊间所鬻之干山药，而未经火炒者也。然此药坊间必炒熟，然后鬻之，以习俗所尚使然。此方若用炒熟山药，则分毫无效（理详后一味薯蓣饮下）。

论述：《易经》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言土得能生万物也。人之脾胃属土，即一身之坤也，故亦能资生一身。脾胃健壮，多能消化饮食，则全身自然健壮，何曾见有多饮多食，而病劳瘵者哉？《内经》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在女子为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夫病至于风消、息贲，劳瘵之病成矣。而名为二阳之病者以其先不过阳明，胃腑不能多纳饮食也，而原其饮食减少之故。曰发于心脾，原其发于心脾之故。曰有不得隐曲者何居？盖心为神明之腑，有时心有隐曲，思想不得自遂，则心神拂郁，心血亦遂不能濡润脾土，以成过思伤脾之病。脾伤不能助胃消食，变化津液，以溉五脏，在男子已隐受其病，而尚无显征；在女子则显然有不月之病。此乃即女以征男也。

至于传为风消，传为息贲，无论男女病证至此，人人共见，劳瘵已成，挽回实难，故

曰不治。然医者以活人为心，病证之危险，虽至极点，犹当于无可挽回之中，尽心设法以挽回之。而其挽回之法，仍当遵二阳之病发心脾之旨。戒病者淡泊寡欲，以养其心，而复善于补助其脾胃，使饮食渐渐加多，其身体自渐渐复原。

西人谓：胃之所以能化食者，全赖中有酸汁。腹饥思食时，酸汁自然从胃生出。若忧思过度，或恼怒过度，则酸汁之生必少，或分毫全无，胃中积食，即不能消化。此论与《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过思则伤脾”之旨暗合。

或问曰：《内经》谓脾主思，西人又谓思想发于脑部，子则谓思发于心者何也？答曰：《内经》所谓脾主思者，非谓脾自能思也。盖脾属土，土主安静，人安静而后能深思，此《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也。至西人谓思发于脑部，《内经》早寓其理。《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夫头之中心点在脑，头为精明之府，即脑为精明之府矣。既曰精明，岂有不能思之理，然亦非脑之自能思也。试观古文“思”字作“囟”，囟者脑也，心者心也，是知思也者，原心脑相辅而成，又需助以脾土镇静之力也。

或问曰：子解二阳之病发心脾一节，与王氏《内经》之注不同，岂王氏之注解谬欤？答曰：愚实不敢云然。然由拙解以绎经文，自觉经文别有意味，且有实用也。夫二阳之病发心脾，与下三阳为病发寒热，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句法不同，即讲法可以变通。盖二阳之病发心脾，谓其病自心脾而来也。三阳为病发寒热，是形容三阳之病状也，故将之病“之”字易作“为”字。至一阳发病数句，其句法又与三阳为病句不同，而其理则同也。

或又问：三阳一阳病，皆形容其发病之状，二阳病，独推究其发病之原因者何居？答曰：三阳、一阳，若不先言其病发之状，人即不知何者为三阳、一阳病。至二阳胃腑，原主饮食，人人皆知。至胃腑有病，即不能饮食，此又人人皆知。然其所以不能饮食之故，人多不能知也。故发端不言其病状，而先发明其得病之由来也。

或又问：胃与大肠皆为二阳，经文即浑曰二阳，何以知其所指者专在于胃，答曰：胃为足阳明，大肠为手阳明，人之足经长、手经短，足经原可以统手经，论六经者原当以足经为主。故凡《内经》但曰某经，而不别其为手与足者，皆指足经而言，或言足经而手经亦统其中。若但言手经，则必别之曰手某经矣。经文俱在，可取而细阅也。

病案例：民国二年，客居大名。治一室女，劳瘵年余，月经不见，羸弱不起。询方于愚，为拟此汤。连服数剂，饮食增多。身犹发热，加生地黄五钱，五六剂后热退，渐能起床，而腿疼不能行动。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服至十剂腿愈，月经亦见。又言有白带甚剧，向忘言及。遂去丹参加生牡蛎六钱，又将白术加倍，连服十剂带证亦愈。遂将此方邮寄家中，月余门人高如璧来函云：“邻村赵芝林病劳瘵数年不愈，经医不知凡几，服药皆无效。今春骤然咳嗽，喘促异常，饮食减少，脉甚虚数，投以资生汤十剂痊愈。”审斯则知此方治劳瘵，无论男女，服之皆有捷效也。

十全育真汤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方药组成：野台参_{四钱} 生黄芪_{四钱} 生山药_{四钱} 知母_{四钱} 玄参_{四钱} 生龙骨_{捣细四钱} 生牡蛎_{捣细四钱}
丹参_{二钱} 三棱_{钱半} 茴术_{钱半}

主治证：治虚劳，脉弦数细微，肌肤甲错，形体羸瘦，饮食不壮筋力，或自汗，或咳逆，或喘促，或寒热不时，或多梦纷纭，精气不固。

论证施治：气分虚甚者，去三棱、茴术，加生鸡内金三钱；喘者，倍山药，加牛蒡子

三钱；汗多者，以白术易黄芪，倍龙骨、牡蛎，加山萸肉、生白芍各六钱。若其汗过多，服药仍不止者，可但用龙骨、牡蛎、山萸肉各一两煎服，不过两剂其汗即止。汗止后再服原方。

若先冷后热而汗出者，其脉或更兼微弱不起，多系胸中大气下陷，细阅拙拟升陷汤（第四卷）后跋语，自知治法。仲景治劳瘵，有大黄䗪虫丸，有百劳丸，皆多用破血之药。诚以人身经络，皆有血融贯其间，内通脏腑，外溉周身，血一停滞，气化即不能健运，劳瘵恒因之而成。是故劳瘵者肌肤甲错，血不华色，即日食珍馐、服参苓，而分毫不能长肌肉、壮筋力。或转消瘦支离，日甚一日，诚以血瘀经络阻塞其气化也。玉田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一书，立活血逐瘀诸汤，按上、中、下部位，分消瘀血，统治百病，谓瘀血去而诸病自愈。其立言不无偏处，然其大旨则确有主见，是以用其方者，亦多效验。

今愚因治劳瘵，故拟十全育真汤，于补药剂中，加三棱、莪术以通活气血，窃师仲景之大黄䗪虫丸、百劳丸之意也。且仲景于《金匱》列虚劳一门，特以血痹虚劳四字标为提纲。益知虚劳者必血痹，而血痹之甚，又未有不虚劳者。并知治虚劳必先治血痹，治血痹亦即所以治虚劳也。

论述：或问治劳瘵兼用破血之药，诚为确当之论，但破血用三棱、莪术，将毋其力过猛乎？答曰：仲景之大黄䗪虫丸，与百劳丸所用破血之药，若大黄、干漆、水蛭，皆猛于三棱、莪术，而方中不用三棱、莪术者，诚以三棱、莪术《本经》不载。至梁陶弘景著《名医别录》于《本经》外增药品三百六十五味，皆南北朝以前名医所用之药，亦未载三棱、莪术。是当仲景时犹无三棱、莪术，即有之，亦未经试验可知。而愚于破血药中，独喜用三棱、莪术者，诚以其既善破血，尤善调气。补药剂中以为佐使，将有瘀者瘀可除消，即无瘀者亦可借其流通之力，以行补药之滞，而补药之力愈大也。况后天资生纳谷为宝。无论何病，凡服药后饮食渐增者易治，饮食渐减者难治。三棱、莪术与参、术、芪诸药并用，大能开胃进食，又愚所屡试屡效者也。

或问：劳字从火，诚以劳瘵之证，阴虚发热者居其强半。故钱仲阳之减味地黄丸；张景岳之左归饮，皆为对证良方，以其皆以熟地黄为君，大能滋真阴退虚热也。子方中何以独不用也？答曰：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治吸不归根之喘逆；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加苏子、厚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时病人服之觉有推荡之力，后制参赭镇气汤治此证更效，方在第二卷）又尝减茯苓、泽泻三分之二，治女子消渴小便频数（《金匱》谓治男子消渴以治女子亦效，案详第二卷玉液汤下），又尝去附子，加知母、白芍，治阴虚不能化阳，致小便不利积成水肿；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加五味子、枸杞子、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说；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用熟地四两、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又尝于一日之中用熟地斤许，治外感大病之后，忽然喘逆，脉散乱欲脱之险证（此证当用后来复汤，彼时其方未拟出，惟知用熟地亦幸成功，是知冯楚瞻谓熟地能大补肾中元气诚有所试也），且不独治内伤也；又尝用熟地、阿胶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三剂，济阴以应其阳，使之自汗（详案在寒解汤下）；并一切伤寒外感，因下元虚惫而邪深陷者，莫不重用熟地，补其下元，

即以托邪外出。惟用以治阴虚劳热之证，轻者可效，若脉数至七八至鲜有效者。彼时犹不知改图，且以为地黄丸，即《金匱》之肾气丸，自古推为良方，此而不效，则他方更无论矣，不知肾气丸原用干地黄，即药坊间之生地也，其桂用桂枝，即《本经》之牡桂也，与今之地黄丸迥不侔矣。其方《金匱》凡五见，一治“香港脚上入少腹不仁”；一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一治“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一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一治“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

病案例：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用生黄芪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痊愈。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芪、知母，莫不随手奏效。

论述：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黄芪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况劳瘵者多损肾，黄芪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普也（黄芪、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或又问：肾气丸虽非专治虚劳之药，而《金匱》虚劳门，明载其治虚劳腰疼，似虚者皆可服之，予独谓无甚效验，岂古方不可遵欤？答曰：肾气丸若果按古方修制，地黄用干地黄，桂用桂枝，且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用之得当，诚有效验。盖生地能逐血痹（《本经》），而熟地无斯效也。桂枝能调营卫，而肉桂无斯效也。血痹逐，则瘀血自消，营卫调，则气血自理。至于山萸肉之酸温，亦能逐痹（《本经》山茱萸逐寒湿痹）。牡丹皮之辛凉，亦能破血。附子之大辛大温，又能温通血脉，与地黄之寒凉相济，以共成逐血痹之功。是肾气丸为补肾之药，实兼为开瘀血之药，故列于《金匱》虚劳门，而为要方也。其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者，诚以地黄经水火煎熬，则汁浆稠黏、性近熟地，其逐血痹之力必减，是以《本经》，谓地黄生者尤良也。

病案例：后贤徐灵胎曾治一人，上盛下虚，胸次痰火壅滞，喘不能卧，将人参切作小块，用清水理痰之药煎汤，送服而愈。后其病复发，病家自用原方，并人参亦煎服，病益甚，灵胎仍教以根据从前服法，其病仍愈。夫同一人参也，生切块送服则效，煎汤则不惟不效，转至增剧，触类引申，可以悟古人制肾气丸之精义矣。

或又问：肾气丸既按古方修制，可以有效，而《金匱》虚劳门，肾气丸与大黄䗪虫丸之外，又有七方，皆可随证采择，则子之十全育真汤，似亦可以不拟欤？答曰：《金匱》虚劳门诸方，虽皆有效，而一方专治虚劳门一证。若拙拟十全育真汤，实兼治虚劳门诸证。如方中用黄芪以补气，而即用人参以培元气之根本。用知母以滋阴，而即用山药、元参以壮真阴之渊源。用三棱、莪术以消瘀血，而即用丹参以化瘀血之渣滓。至龙骨、牡蛎，若取其收涩之性，能助黄芪以固元气；若取其凉润之性，能助知母以滋真阴；若取其开通之性（《本经》龙骨主癰瘕，后世本草亦谓牡蛎消血），又能助三棱、莪术以消融瘀滞也。至于疗肺虚之咳逆、肾虚之喘促，山药最良。治多梦之纷纭，虚汗之淋漓，龙骨、牡

蛎尤胜。此方中意也，以寻常药饵十味，汇集成方，而能补助人身之真阴阳、真气血、真精神，故曰十全育真也。

劳瘵者多兼瘀血，其证原有两种：有因劳瘵而瘀血者，其人或调养失宜，或纵欲过度，气血亏损，流通于周身者必然迟缓，血即因之而瘀，其瘀多在经络；有因瘀血而成劳瘵者，其人或有跌伤碰伤，或力小任重，或素有吐衄证，服药失宜，以致先有瘀血，日久浸成劳瘵，其瘀血多在脏腑。此二者服十全育真汤皆可愈。而瘀血在脏腑者，尤须多用破血之药。又瘀在经络者，亦可用前方资生汤，加当归、丹参。瘀在脏腑之剧者，又宜用拙拟理冲汤，或理冲丸（方在第八卷）。此数方可参变汇通，随时制宜也。

世俗医者，遇脉数之证，大抵责之阴虚血涸。不知元气虚极莫支者，其脉可至极数。设有人或力作，或奔驰，至气力不能支持之时，其脉必数。乃以力倦之不能支持，以仿气虚之不能支持，其事不同而其理同也。愚临证细心体验，凡治虚劳之证，固不敢纯用补药，然理气药多于补气药，则脉即加数；补气药多于理气药，则脉即渐缓。是知脉之数与不数，固视乎血分之盈亏，实尤兼视乎气分之强弱。故此十全育真汤中，台参、黄芪各四钱，而三棱、莪术各钱半，补气之药原数倍于理气之药。若遇气分虚甚者，犹必以鸡内金易三棱、莪术也。

药性之补、破、寒、热，虽有一定，亦视乎服药者之体质为转移。尝权衡黄芪之补力，与三棱、莪术之破力，等分用之原无轩轾。尝用三棱、莪术各三钱，治脏腑间一切癥瘕积聚，恐其伤气，而以黄芪六钱佐之，服至数十剂，病去而气分不伤，且有愈服而愈觉强壮者。若遇气分甚虚者，才服数剂，即觉气难支持，必须加黄芪，或减三棱、莪术，方可久服。盖虚极之人，补药难为攻，而破药易见过也。若其人气壮而更兼郁者，又必须多用三棱、莪术，或少用黄芪，而后服之不至满闷。又尝权衡黄芪之热力，与知母之寒力，亦无轩轾，等分用之可久服无寒热也（此论汤剂作丸剂则知母寒力胜于黄芪热力）。而素畏热者，服之必至增热，素畏寒者，服之又转增寒，其寒热之力无定，亦犹补破之力无定也。故临证调方者，务须细心斟酌，随时体验，息息与病机相符，而后百用不至一失也。故人云“良工心苦，志在活人”者，尚无愧斯言也。

西法曰：小肠外皮光滑，内皮折叠，其纹以显微镜窥之，纹上有尖甚密，即吸管之口端。吸管者，吸喻食物之精液管也，百派千支，散布肠后夹膜之间，与膜同色，细微难见。食后少顷，内有精液，始见如白丝然。夹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回旋叠积所成者。一切吸管附近脊处乃合为一，名曰精液总管。在腰骨第二节，附脊骨而上，至颈骨第七节，即屈转而下，左入颈下回血会管（会者两管相会合处），直达于心。食物由胃至小肠头，即与胆汁、甜肉汁会合。渐落渐榨，榨出精液，色白如乳，众管吸之，初甚稀淡，渐入渐浓，远至会管，即混为血。小肠细管病，液核凝大，其人多食犹瘠。

按语：小肠吸管，实为血脉化生之门径，设有不通，人即病瘠。则治劳瘵者，宜兼用破血之药，以化其液核之凝大，更可知矣。

又按：胆汁、甜肉汁，与小肠会合之理，西法言之甚详。其说谓胆乃肝液之囊，存其汁以待用者也。胆汁色绿味极苦，系连右肝内旁之下，其汁乃下部回血（回血说在第二卷补络补管汤下）至肝所化。其功用能助小肠以化胃中不化之物。盖胃中之液，能化蛋白质为滋营养素，然不能化淀粉及脂肪。迨至传入小肠，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囊，使其汁渗入小肠，能助小肠榨化一切食物，为乳糜白汁，以滋养血脉。若无胆汁，或汁不足用，则小

肠之物，精粗不分，粪色自结而不黄矣。如胆汁过多，则呕吐苦涎，泄泻色青是也。胆管闭塞，胆汁渗入血分，即有疸病（俗名黄病），溺色黄赤。胆汁之用，实以得中为贵。甜肉者即“甜肉经”，长约五寸，横贴幽门（胃之下口），形如犬舌，头大向右，尾尖向左，中有一汁液管，斜入小肠上口之旁，与胆管入小肠处同路。所生汁如口津水，能参赞胆汁，同助小肠以榨化食物。

按语：西人所谓甜肉经，唐容川谓当系胰子。盖胰子善于涤油，即善消油，故能助小肠以化脂肪。至化淀粉，当全赖胆汁，盖淀粉属土，胆汁属木，木能疏土，物理之自然也。

醴泉饮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方药组成：生山药一两 大生地五钱 人参四钱 玄参四钱 生赭石^{轧细}四钱 牛蒡子^{炒捣}三钱 天冬四钱 甘草二钱

主治证：治虚劳发热，或喘或嗽，脉数而弱。

论证施治：劳热之证，大抵责之阴虚。有肺阴虚者，其人因肺中虚热熏蒸，时时痒而作嗽，甚或肺中有所损伤，略一动作，辄发喘促，宜滋补肺阴，兼清火理痰之品。有肾阴虚者，其人因肾虚不能纳气，时时咳逆上气，甚或喘促，宜填补下焦真阴。兼用收降之品。若其脉甚数者，陈修园谓，宜滋养脾阴。盖以脾脉原主和缓，脉数者必是脾阴受伤，宜于滋阴药中，用甘草以引之归脾，更兼用味淡之药，如薏苡仁、石斛之类。特是人身之阴，所盖甚广，凡周身之湿处皆是也。故阴虚之甚者，其周身血脉津液，皆就枯涸。必用汁浆最多之药，滋脏腑之阴，即以溉周身之液，若方中之山药、地黄是也。然脉之数者，固系阴虚，亦系气分虚弱，有不能支持之象，犹人之任重而体颤也。故用人参以补助气分，与玄参、天冬之凉润者并用，又能补助阴分。且虑其升补之性，与咳嗽上逆者不宜，故又佐以赭石之压力最胜者，可使人参补益之力下行直至涌泉，而上焦之逆气浮火，皆随之顺流而下；更可使下焦真元之气，得人参之峻补而顿旺，自能吸引上焦之逆气浮火下行也。至于牛蒡子与山药并用，最善止嗽，甘草与天冬并用，最善润肺，此又屡试屡效者也。

论述：初制此方时，原无赭石，有丹参三钱，以运化人参之补力。

病案例：后治一年少妇人，信水数月不行，时作寒热，干嗽连连，且兼喘逆，胸膈满闷，不思饮食，脉数几至七至。治以有丹参原方不效，遂以赭石易丹参，一剂咳与喘皆愈强半，胸次开通，即能饮食，又服数剂脉亦和缓，共服二十剂，诸病皆愈。

论述：以后凡治妇女月闭血枯，浸至虚劳，或兼咳嗽满闷者，皆先投以此汤，俾其饮食加多，身体强壮，经水自通。间有瘀血暗阻经道，或显有瘕可据者，继服拙拟理冲汤，或理冲丸（皆在第八卷）以消融之，则妇女无难治之病矣。若其人胸中素觉短气，或大便易滑泻者，又当预防其大气下陷（大气下陷详见第四卷升陷汤）。用醴泉饮时，宜减赭石、牛蒡子，并一切苏子、瓜蒌仁、紫菀、杏仁，治咳喘套药皆不益用。

按语：短气与喘原迥异。短气者难于呼气不上达也。喘者难于吸气不下降也。而不善述病情者，往往谓喘为“上不来气”，是以愚生平临证，凡遇自言上不来气者，必细细询问，确知其果系呼气难与吸气难，而后敢为施治也。

又按：方书名咳喘曰“咳逆”，喘曰“喘逆”，因二证多由逆气上干也。而愚临证实验以来，知因大气下陷而咳喘者，亦复不少。盖肺悬胸中，必赖大气以包举之，而后有所附

丽；大气以鼓舞之，而后安然呼吸。大气一陷，则包举之力微，肺即无所附丽，而咳嗽易生。鼓舞之机滞，肺必努力呼吸，而喘促易作。

病案例：曾治一少年，泄泻半载方愈。后因劳力过度，觉喉中之气不舒，五六呼吸之间，必咳一两声，而其声始舒。且觉四肢无力，饮食懒进。诊其脉微弱异常，知其胸中大气下陷，投以拙拟升陷汤，数剂而愈。

病案例：又曾治一人，年近五旬，素有喘疾。因努力任重，旧证复发。延医服药罔效。后愚诊视其脉，数近六至，而兼有沉濡之象。愚疑其阴虚不能纳气，因其脉兼沉濡，不敢用降气之药。遂用熟地、生山药、枸杞子、玄参大滋真阴之药，大剂煎汤，送下人参小块二钱，连服三剂脉即不数，仍然沉濡，喘虽见轻，仍不能愈。因思此证得之努力任重，胸中大气因努力而陷，所以脉现沉濡，且其背恶寒而兼发紧，此亦大气下陷之征也。亦治以升陷汤，方中升麻、柴胡、桔梗皆不敢用，以桂枝尖三钱代之。因其素有不纳气之证，桂枝能升大气，又能纳气归肾也（理详见第二卷参赭镇气汤下）。又外加滋阴之药，数剂痊愈（详案在第四卷升陷汤下）。

按语：此二证之病因，与醴泉饮所主之病迥异，而其咳喘则同。必详观升陷汤后跋语，及所载诸案，始明治此二证之理。而附载于此者，恐临证者审证不确，误以醴泉饮治之也。

病案例：沈阳商家子娄顺田，年二十二，虚劳咳嗽，其形羸弱，脉数八至，按之即无。细询之，自言曾眠热炕之上，晨起觉心中发热，从此食后即吐出，夜间咳嗽甚剧，不能安寝。因二十余日寝食俱废，遂觉精神恍惚，不能支持。愚闻之，知脉象虽危，仍系新证，若久病至此，诚难挽回矣。遂投以醴泉饮，为其呕吐，将赭石改用一两（重用赭石之理详见第二卷参赭镇气汤下），一剂吐即止，可以进食，嗽亦见愈。从前五六日未大便，至此大便亦通下。如此加减服之，三日后脉数亦见愈。然犹六至余，心中犹觉发热，遂将玄参、生地皆改用六钱，又每日于午时，用白蔗糖冲水，送服西药阿司匹林（药性详见后参麦汤下）七厘许。数日诸病皆愈，脉亦复常。

病案例：沈阳苏惠堂，年三十许，劳嗽二年不愈，动则作喘，饮食减少。更医十余人，服药数百剂，分毫无效，羸弱转甚。其姊丈李生，在京师见《医学衷中参西录》再版，大加赏异，急邮函俾其来院诊治。其脉数六至，虽细弱仍有根底，知其可治。自言上焦恒觉发热，大便三四日一行，时或干燥。遂投以醴泉饮，为其便迟而燥，赭石改用六钱，又加鸡内金二钱（捣细），恐其病久脏腑经络多瘀滞也。数剂后饭量加增，心中仍有热时，大便已不燥，间日一行。遂去赭石二钱，加知母二钱，俾于晚间服汤药后，用白蔗糖水送服阿司匹林四分瓦之一，得微汗。后令于日间服之，不使出汗，数日不觉发热，脉亦复常，惟咳嗽未能痊愈。又用西药几阿苏六分，薄荷冰四分，和以绿豆粉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丸，日两次，汤药仍照方服之，五六日后咳嗽亦愈，身体从此康健。

按语：几阿苏，亦名结列阿曹笃。乃干馏山毛榉树脂和那笃伦卤液而振荡之，取其所得之依的儿，及依的儿那笃留漠之化合物。以硫酸分解之，再以馏精制之，得中性透明微黄色油状之液，有窜透特异之烟臭，仿佛那布答林（俗名洋潮脑）。其功用近于石炭酸，而其抑制发酵防腐之力，远胜石炭酸。能消除一切毒菌，凝固蛋白质及血液，故善治肺结核（详见后参麦汤下）及肠胃炎，补内外血管破裂，妇女呕吐，小儿吐泻。用其液浸棉晒干塞牙孔，止牙疼如神。惟性过干燥，且又臭味难服，佐以薄荷冰之辛凉芳香，则性味

和平，以治肺炎肺结核，其效尤速，故以治久嗽能愈也。

几阿苏之用量，初服宜百分瓦之一。久服之可以渐渐加多，以加至一次服百分瓦之五为极量。在西药中甚属猛烈之品，慎勿多服。

一味薯蓣饮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方药组成：生怀山药 四两切片

服法：煮汁两大碗，以之当茶，徐徐温饮之。

主治证：治劳瘵发热，或喘或嗽，或自汗，或心中怔忡，或因小便不利，致大便滑泻，及一切阴分亏损之证。

方解：山药之性，能滋阴又能利湿，能滑润又能收涩。是以能补肺补肾兼补脾胃。且其含蛋白质最多，在滋补药中诚为无上之品，特性甚和平，宜多服常服耳。

论证施治：陈修园谓：山药为寻常服食之物，不能治大病，非也。若果不治大病，何以《金匱》治劳瘵有薯蓣丸。

病案例：尝治一室女，温病痰喘，投以小青龙加石膏汤，又遵《伤寒论》加减法，去麻黄加杏仁，喘遂定。时已近暮，一夜安稳。至黎明喘大作，脉散乱如水上浮麻，不分至数，此将脱之候也。取药不及，适有生山药两许，急煮汁饮之，喘稍定，脉稍敛，可容取药，方中仍重用山药而愈（详案在第六卷仙露汤下）。

病案例：一室女，月经年余未见，已成劳瘵，卧床不起。治以拙拟资生汤，复俾日用生山药四两，煮汁当茶饮之，一月之后，体渐复初，月经亦通。见者以此证可愈，讶为异事。

病案例：一妇人，产后十余日，大喘大汗，身热劳嗽。医者用黄芪、熟地、白芍等药，汗出愈多。后愚诊视，脉甚虚弱，数至七至，审证论脉，似在不治。俾其急用生山药六两，煮汁徐徐饮之，饮完添水重煮，一昼夜所饮之水，皆取于山药中。翌日又换山药六两，仍如此煮饮之。三日后诸病皆愈。

病案例：一人，年四十余，得温病十余日，外感之火已消十之八九。大便忽然滑下，喘息迫促，且有烦渴之意。其脉甚虚，两尺微按即无。亦急用生山药六两，煎汁两大碗，徐徐温饮下，以之当茶，饮完煎渣再饮，两日共享山药十八两，喘与烦渴皆愈，大便亦不滑泻。

论述：西人谓食物中之蛋白质最能益人。山药之汁晶莹透彻，黏而且滑，纯是蛋白之质，故人服之大有补益。然必生煮服之，其蛋白之质使全，若炒焦而入煎剂，其蛋白之质已涸，虽服亦何益哉。

参麦汤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方药组成：人参 三钱 干麦冬 ^{带心}四钱 生山药 六钱 清半夏 二钱 牛蒡子 炒搗 三钱 苏子 炒搗 二钱 生杭芍 三钱
甘草 钱半

主治证：治阴分亏损已久，浸至肺虚有痰，咳嗽劳喘，或兼肺有结核者。

方解：人参为补肺之主药，而有肺热还伤肺之虞，有麦冬以佐之，则转能退热。麦冬为润肺之要品，而有咳嗽忌用之说，有半夏以佐之，则转能止嗽。至于山药，其收涩也能助人参以补气，其黏润也，能助麦冬以滋液。虽多服久服，或有壅滞，而牛蒡子之滑利，实又可以相济。且牛蒡子能降肺气之逆，半夏能降胃气、冲气之逆，苏子与人参同用，又能降逆气之因虚而逆。平其逆气，则喘与嗽不治自愈矣。用白芍者，因肝为肺之对宫，肺

金虚损，不能清肃下行以镇肝木，则肝火恒恣横而上逆，故加芍药以敛戢其火。且芍药与甘草同用，甘苦化合味近人参，即功近人参，而又为补肺之品也。

按语：古方多以麦冬治肺虚咳嗽，独徐灵胎谓嗽者断不宜用。盖以其汁浆胶黏太甚，肺中稍有客邪，即可留滞不散，惟济以半夏之辛燥开通，则不惟治嗽甚效。即治喘亦甚效。故仲景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有竹叶石膏汤，麦冬与半夏同用。治火逆上气，有麦门冬汤，以麦冬为君，亦佐以半夏也。又肺虚劳嗽者，医者多忌用半夏，是未知半夏之性者也。徐灵胎曰：“肺属金喜敛而不喜散。”盖敛则肺叶垂而气顺，散则肺叶张而气逆。半夏之辛，与姜、桂之辛迥别，入喉则闭不能言，涂金疮则血不复出，辛中滞涩，故能疏又能敛也。又辛之敛与酸之敛不同，酸则一主于敛，辛则敛中有发散之意，尤与肺投合也。

又喻嘉言赞麦门冬汤中用半夏曰：“于大建中气，大生津液药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一味，以利咽下气，此非半夏之功，实善用半夏之功也。”

论述：西人谓劳证因肺体生坚粒如沙，名都比迦力。或在左肺、或在右肺、或左右俱有，右多过左，上多过下，先生多小粒，在肺本体内，渐合为一大粒。久而溃烂成穴，穴有大小，有肺体全坏者。此证各国俱有，冷地尤多。病原或因父母延累性质，易患此证；或因身虚居处湿地，衣服单薄冷风吹袭；或天时寒热骤变；或热地人迁居冷地；或食物不足；或屋内臭浊不通风气；或辛苦劳倦；或房事过度；或饮酒过度；在女子或漏经带下；或哺婴儿太久。男女患此证者，每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

病状先干嗽，或有血呛出，渐至气短促，行动呼吸更促，困倦无精神，手足疲软羸瘦，颈变细长，胸膈变窄，略有勤苦则汗出泄泻，食物不化，夜卧不安，脉微细而数，心跳多痰。或咳血胸膈时疼，声音不清，久则哑，手指末节生大甲弯曲。以听病筒听试，觉有声从溃穴泄出。夜晚颜色鲜红，早起多冷汗。舌苔先白后红，或吐痰稠黏与脓相杂。又有总气管出声之处溃烂，不能出声者；有累大小肠烂，色白过常度者；有因此肝血不得入肺，肝体大过常度者。且都比迦力不但肺有之也，如小儿疳积，肚腹大四肢瘦，是因大小肠皮膜生都比迦力，饮食之津不能吸入液管所致，食虽多不长肌肉。法令其改变习气，勿居湿地，勿过劳辛，勿太烦怒，勿提举重物，勿贪色欲，勿饮酒过度；宜散步间适游玩怡情，迁徙他处，变易水土，所居之室开户牖以通外气，着绵当（亦名背心，即无袖之短衣也）令胸背常暖，频用两臂前后开合，令胸肺舒张呼吸大通；更用酸醋水洗颈胸膈各处，布巾擦之令热。

内服之药：大概以出痰、止血、敛汗、止泻、安身为主。咳嗽用乙毕格散，鸦片酒最宜。或先用呕药以去其痰。汗多宜敛铅散三四厘，白矾四五厘，能收敛止汗。泄泻者用胆矾二厘，鸦片二三厘，配水一两，日服二三钱。肺疼者贴斑蝥膏药。

按语：西人所谓，劳证因肺生都比迦力，致有种种羸弱冷热痰嗽诸证，劳瘵病中皆有其病状。而用西人所言之治法治之，则愈者恒鲜也。

论述：迨西历 1899 年，西人遏尔倍儿富儿德氏制阿司匹林药出，治此证较前似有把握。其法用阿司匹林，一日之间少则一瓦，多不过三瓦，皆分为三次服下，以退此证之发热，且同时投以止汗之药，以防其出汗过多。盖此证最要之点，在于发热，热愈甚则气血愈亏，实能促病机之进行。阿司匹林最善解热，且无不良之副作用，惟其性善发汗，而过汗非体虚者所宜，故以同时服止汗之品，以防其过汗也。